

溫州女人

大時代的市井故事 織出如絲如縷的現代傳奇

一個郵購新娘的故事

一部關於女人，愛情，追尋，移民，以及宿命的動人故事

在女人的故事裡，歷史只是時隱時現的陪襯

歷史是陪襯女人的，女人卻拒絕陪襯歷史

女人的每一個故事都是與歷史無言的抗爭，女人的戰爭，有時贏，有時輸

傷痛，給了我們活著的感覺

張翎



溫州女人：一個郵購新娘的故事 / 張翎作
· 一 初版。一 臺北市：允晨文化，2007 08
面： 公分。一 (當代名家：18)

ISBN 978-986-7178-48-0(平裝)

857.7

96013477

當代名家18
溫州女人

作 者：張 翎

發行人：廖志峰

責任編輯：周汝婷

美術編輯：劉寶榮

法律顧問：蔡欽源、邱賢德律師

出 版：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

網 址：<http://www.asianculture.com.tw>

e-mail：asian.culture@msa.hinet.net

服務電話：(02)2507-2606

傳真專線：(02)2507-4260

劃撥帳號：0554566-1

初版日期：2007年8月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字第2523號

電腦排版：凱立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欣佑彩色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裝 訂：聿成裝訂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新台幣300元

ISBN：978-986-7178-48-0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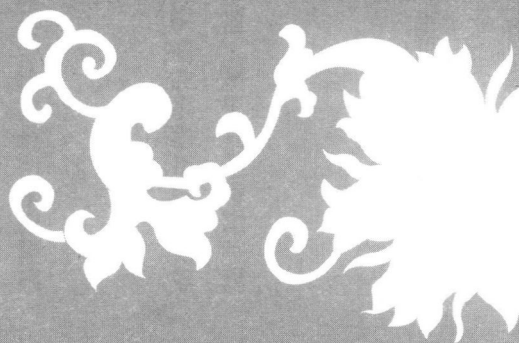
溫州女人

一個郵購新娘的故事



港台書

張翎



卷首語——關於《溫州女人》的一番閒話

張翎

《溫州女人》是一本關於歷史和女人的書。在女人的故事裡，歷史只是時隱時現的背景。歷史是陪襯女人的，女人卻拒絕陪襯歷史。女人的每一個故事都是與歷史無言的抗爭。女人的爭戰有時贏，有時輸。

《溫州女人》中有一條時隱時現的叫藻溪的小河流——那是帶給我最初創作靈感的泉源之一。其實藻溪不僅是一條河流的名字，它也是一個鎮，在浙江省蒼南縣境內。藻溪是我母親出生長大的地方，那裏有她童年少年乃至青春時期的許多印跡，那裏埋葬著她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伯伯父母，還有許多她叫得出和叫不出名字的親戚。藻溪附近有一個地方叫礬山，那裏有一個出名的礬礦。早些年沒有公路，礬山出產的明礬石必須通過藻溪的驛道水道，運往北國和南洋。一條由明礬而生的山路成就了藻溪當年的繁榮，也成就了我父母親的婚姻，當然，也間接成就了我的生命。

藻溪發生的一切故事，對我來說都是史前的。我出生在杭州，並在那裏度過一生中最初的幾年。五歲時來到溫州，一直在那裏居住到上大學為止。在我二十九歲以前，我從未到過藻溪。我對藻溪的最初印象，來自我父母在家講的那種節奏很快，音節很短，音量很大的方言。他們告訴我那是藻溪礬山一帶的方言。

我和藻溪第一次真正的對視，發生在一九八六年初夏。那是在即將踏上遙遠的留學旅程之時，遵照母親的吩咐我回了一趟她的老家，為兩年前去世的外婆掃墓。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回到母親的出生地。同去的親戚領我去了一個破舊不堪的院落，對我說：這原來是你外公家族的宅院，後來被政府徵收成為糧食倉庫，又被一場大火燒毀，只剩下這個門。我走上臺階，站在那扇很有幾分歲月痕跡的鐵門前，用指甲摳著門上的油漆。斑駁之處，隱隱露出幾層不同的顏色。每一層顏色，大約都是一個年代。每一個年代大約都有一個故事。我發現我開始有了好奇。

那個夏日的下午，我的心被這個叫藻溪的地方溫柔地牽動起來。我突然明白，人和土地之間也是有血緣關係的，這種關係就叫做根。這種關係與時間無關，與距離無關，與一個人的知識學養閱歷也無關。縱使遙隔數十年和幾個大洲，只要想起，便倏

然相通。只是那時我並不知道，那個夏天藻溪帶給我的那些粗淺感動，要經過十幾載的漫長沉澱，才會慢慢地浮現在我的文字裡。在我構思《溫州女人》的時候，許杏娘和她的藻溪鄉景如同一塊經緯交織的年代久遠的布，似乎不經意地擺在若隱若現的角落裡，驀然回首，才發現那竟是貫穿全劇的背景。

近年來我的小說裏連續出現了一些牧師或者與牧師相近的人物，如《望月》裏的李方舟，《交錯的彼岸》裏的安德魯，《溫州女人》裏的約翰保羅父子。朋友們開始取笑我的「牧師情結」。其實我更願意把牧師看作普通男人，一些有著不尋常的職業的普通男人，一些離天略微近一點，離地略微遠一點的男人。我的本意是寫遭遇——男人遭遇女人，信念遭遇欲望，感情遭遇時空的那種遭遇。在這樣遭遇網裡，牧師是最合宜的載體。在牧師這個位置上，各樣的遭遇不能被推入極至。極至的殘酷裏就出現了人性的拷打，拷打中催生了小說的淒婉。在經歷了這樣的極至之後，很少有人可以臉不改色地對上帝說：「主啊，我愛你勝過愛世界。」

我喜歡這樣的極至。極至是兩端的極限延伸，一端是飛翔的翅膀，另一端是落地的雙足。我的主人公和我一起不斷地在飛翔和落地中經歷著撕扯和磨難。飛翔的時候

思念著欲望叢生的大地，落地的時候又思念著明淨高闊的天空。飛是一種傷痛。落地也是一種傷痛。

傷痛給了我們活著的感覺。

希望這樣的感覺能自始至終地貫穿在《溫州女人》這部小說裡。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於加拿大多倫多

引子

多倫多

傷心都市……一個更像結尾的開頭

9

多倫多·上海·漢溪

隔洋的約會……一個加拿大老闆的故事

19

溫州

舞臺上下……一對中國母女的故事

63

溫州

如此初戀……一個機要秘書的故事

109

多倫多

驀然回首……一對未婚夫妻的故事

163

溫州

紅塵白雪……一個鬧市藝術家的故事

233

多倫多·溫州

靈與肉……兩個洋牧師的故事

285

上海·溫州

桃花劫……一個漂亮保姆的故事

343

多倫多

覆水……一家乾洗店的故事

393

尾聲

多倫多

歸程……一個更像開頭的結尾

449

引子
多倫多

傷心都市一個更像結尾的開頭

他們在一起的時間太短了，在她還來不及向他展現女人們共有的某些瑕疵弱點時，死神就已經將她凝固在一個永恆的韻味無窮的視角裡。沒有一個活著的人可以和這樣的視角媲美。這一點，他後來生活裏出現的諸多女人完全可以證明。

如果把一個城市和它的街道比喻成一個家庭和它的子女的話，亞德萊街一定是多倫多這個子女衆多的大家庭裏最不安分守己的那一個孩子。白天它潛伏在大都市固有的節拍裡，既不矜持，也不招搖。它發出的聲響只是碩大的塵世交響曲裏的一個小音部，讓人聽了雖不至於立時忘卻，也決不會刻骨銘心。

亞德萊街的生命是在夜幕降臨，城市逐漸進入睡眠前的安靜狀態時才真正開始的。

亞德萊街對那個包圍它的都市一直心存一種愛恨交織的感情，既信賴又防備。它依賴都市而生，卻又害怕都市會將它淪為平庸。它像任何一個處在青春反叛期的少年人，在渴望自由支使父母錢包的同時，又無時不刻地嚮往著擺脫父母的控制。

夜意想不到地給它提供了這樣的機會。

夜像一枝碩大的飽蘸墨汁的畫筆，三下兩下便將作為背景的那些部份抹去，於是亞德萊街就被孤孤零零地推到了前臺。亞德萊街是很喜歡這些孤獨的時刻的。在這些時刻裡，來往過客投向它的目光會突然變得專注而多情起來。它是從這樣的目光裏猜出了自己區別於多倫多其他街道的獨特韻味的。

亞德萊街是不夜的。亞德萊街車水馬龍燈火通明地折騰到天亮。給亞德萊街提供了無窮能量的是那些遍街散佈的五花八門的酒吧和咖啡館。亞德萊街的酒吧和咖啡館

不僅僅是酒吧和咖啡館，正如亞德萊街的酒和咖啡不僅僅是飲料一樣。亞德萊街的酒吧和咖啡館是一種氛圍，一絲情調，也是一個陷阱，讓擁有著的人想在這裏痛痛快快丟失，失落的人想在這裏出乎意料地得著。

亞德萊街的酒吧和咖啡館雖然五花八門，卻從不混亂，什麼樣的人進什麼樣的門是一種熟稔的約定俗成的默契——除非你是不諳市面的外鄉人。你千萬不能被「蝴蝶夫人」、「蘭花谷」這樣的陰柔名字所誘惑，因為那裏是男性戀者的天地。你也不要以為走進「天曲」就可以聽到好音樂，那是兜裏沒有幾個錢卻又火氣十足的青年人的聚首之地。你更不能為了敘舊而進入「過去的好時光」，因為那是一個臭名昭著的摩托飛車手黑窟。

十數年前，曾經有一個叫林韻明的外鄉客由於無知在亞德萊街上鬧了一些笑話，吃了一些苦頭。他是從遙遠的中國來與他的妻子相聚的。他的妻子在多倫多大學攻讀化學博士學位，而他則在一家中國餐館裏煙薰火燎地炸春捲，替她掙房租和伙食費。她在大學實驗室裏通宵達旦地做實驗，他不願意一個人回到冷冷清清的家。只要天不是很冷，他下班了就在街上來來回回地轉，一直轉到她快要回家的時候。

他總能比她早半小時到家。她進屋時，他已經把被窩捂得十分溫熱。她聞著他身上的油煙氣味，迷迷糊糊地問一聲「怎麼不洗澡」，沒等他的回答便已經朦朧入睡。

當然那時他完全沒有想到她竟會很快離他而去，否則他一定會把花在街上的時間花在她的實驗室裡。他寧願遠遠地坐在一個角落裏看著她靜靜地工作，哪怕時不時地打上小小一會兒盹——只要她能遊移在他的視野之內。

為此他後悔了很久。

他們結婚還不到兩年，在那之前他們僅僅只是熟人而已。她是上海人，大學畢業後分配在上海的一家師範學院教化學，為掙點外快有時在外邊兼點課。他在北京一家化工廠當技術員，單位派他到上海進修一年，他是他進修班的老師。她才教了他一個學期，就辦好了自費留學手續。她媽媽讓她趕緊找個對象，別把一生的事情耽誤了——在國外找一個知根知底的男人不太容易。她媽媽就是這樣一個精明而又實際的女人。

她想想也是，就找到了他——他是她那個人生階段裏為數不多的幾個正派單身男子之一。

她給他看她的入學通知書，又向他傳達了她與她母親之間的談話紀要。她說這些話的時候一直沒有看他。她低垂著頭，頭髮紛紛亂亂地散在肩上，眼簾微微顫動著，像兩隻試圖在葉子上站穩腳跟的蝴蝶。他並沒有在認真聽她的話，因為他期待著不是那樣的話。但是當他看見那樣微微顫動的眼簾時，他就決定了要和她結婚。

他們剛剛來得及辦完結婚登記手續，她就動身去了加拿大。之後他們分離了將近一年。當他經過多番周折終於拿到探親簽證時，他對她已經很生疏了。他怕自己在機場上會認不出她來，就把她的照片放在皮夾子裡，反反覆覆地溫習著，後來就忘了拿出來。有一次她洗衣服時掏他的錢包，無意中發現了這張照片，竟淚眼朦朧起來，說這年頭能把老婆的照片帶在身邊的男人真是太少了。他很慚愧，卻沒有說話。

現在回想起來，她是帶著這樣一個美麗的誤會離開他的，他心裏便略覺安慰。

就是在無數次下班之後的遊蕩徘徊中，他找見了一條叫亞德萊的街道，也找到了亞德萊街上最便宜的一家咖啡館。午夜以後，那裏一杯咖啡只賣五毛錢。即使是這樣，他也捨不得。一個月裡，他至多只進去一兩回，不為咖啡，只為在裏邊坐上一坐，聽一聽人聲。

有一天在那家咖啡店門口，有一個人走過來向他兜售毒品。他的英文不夠好，把可卡因聽成了可口可樂——他不知道這兩者在俚語裏是一樣的發音。他看見那個人衣裳襤褸，頭髮髒得起了結子，就突然觸發了異鄉異客的一點惻隱之心。他說把你的可樂給我，我給你錢。他把口袋裏所有的零錢都給了他。當然他口袋裏所有的錢也不夠買那種貨物的一個零頭。

結果他挨了打，打得很凶。

當他從地上爬起來，走到附近的一個廁所裏洗臉時，才發現鏡子裏的臉很像一幅京戲面譜。那天他回家時，她已經到了。他立刻就把她嚇哭了。他說他踩到香蕉皮上摔了一跤——他不想讓她知道他是因為寂寞才流連於街頭的。她對他的話深信不疑，正像她對他別的一切都深信不疑一樣。只是從那以後，他行走在多倫多五花八門的街道上時，目光再也不會朝兩旁遊移。

他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覺得自己不再是外鄉人了。

過了一陣子，他發覺她很是消瘦起來，她的腸胃一直不好，又苦夏。就叫她去看醫生。她被他逼不過，只好請了半天假去診所看病。那天他要去駕駛學校學開車，沒法送她。臨出門他從冰箱裏拿出一牙西瓜，讓她吃——那本是頭天晚上吃剩的。那年的西瓜年成不好，半個西瓜竟要四塊錢。她不肯吃，他也不肯吃，最後他只好把瓜切成兩半，他一半，她一半。她吃完了，就吩咐他以後買西瓜，買他一個人的份就好，她用不著。當時他以為她是節省的意思，後來回想起來他才醒悟到那原來是冥冥之中的一個預兆——她竟是一語成讖。

兩人就在宿舍樓底下分了手，他往東，她往西。他走了幾步，就聽見她在叫他。他轉過頭來，看見她遙遙地對他揚手，說：「別忘了問老師哪家保險公司便宜。」那天她穿了一件淺綠色帶白點子的裙子，很寬也很長，被早晨的風吹得鼓鼓揚揚的，像

一片大大的沾著水滴的葉子，這就是她留給他的最後印象。

她是在離家不遠的一條馬路上被車撞上的。錯不在她。她規規矩矩地照著指示燈過馬路，側面開來一輛裝滿了建築材料的大卡車，攔腰將她撞倒，又從她的身上碾壓過去。她仰面朝天地倒在馬路上，書包飛到了對過的人行道上，裏面的東西滾了一地。書。筆記本。眼鏡盒。飯盒。飯盒裏裝著他們前幾天去郊外農場採來的櫻桃番茄，細細巧巧，紅豔欲滴，如斑斑血跡觸目驚心地點綴在本來灰暗無奇的水泥地上。

他趕到時她已經被裝在一個黑色塑膠袋裏拉走了。

關於那天的許多細節他是從警察局的現場記錄和驗屍報告裏得知的。她被卡車壓成了一張薄紙。她的上半身是用鏟車一點一點地從路面上鏟起來的。

她懷著孕。八個星期左右。

後來他每次從那條馬路經過，都恍惚覺得她依舊躺在那裡，蜷手蜷腳，擔驚受怕的樣子。行人和車輛無視著她的存在，東來西往，南下北上。有一天他看見一個婦人牽著一隻狗上街，走過她被撞倒的地方時，狗突然佇足不前。狗固執地反抗著項圈的牽扯，不斷地用鼻子碰著地面，發出低低的猶如堵塞了的泉眼似的嗚咽。剎那間，他感覺到動物和人之間的那條分界線其實是很模糊的。他不知道她那麼嬌小的身體如何承受得了那樣永無休止的街市重量。他們一下一下地踩在她的身上，也一下一下地踩